

· 论 著 · (儿童青少年心理)

中学生羞耻感与攻击行为的关系: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和愤怒情绪的链式中介作用*

李鹏宇^{①②} 焦江丽^{①②△} 刘毅^{①②}

①新疆心智发展与学习科学重点实验室 ②新疆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830017 △通信作者 E-mail:jiaonnie@126.com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编号:19XMZ023);新疆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编号:XJNUBS202116;XJNUBS202010)

【摘要】目的:调查中学生认知情绪调节和愤怒情绪是否在中学生羞耻感与攻击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方法:采用中学生羞耻感量表、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以及攻击行为问卷对山西省阳城县 473 名中学生进行调查,分析羞耻感、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愤怒、攻击行为的关系;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愤怒能否在羞耻感与攻击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和链式中介作用。结果:①羞耻感、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愤怒和攻击行为之间两两显著相关($r=0.50, 0.44, 0.53, 0.35, 0.53, 0.82; P<0.01$);②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和愤怒分别在羞耻感与攻击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P<0.001$);③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和愤怒在羞耻感与攻击行为间起链式中介作用($P<0.001$)。结论:羞耻感高的中学生使用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会提高自己的愤怒情绪,进而表现出攻击行为。

【关键词】羞耻感;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愤怒;攻击行为

中图分类号:R39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811(2022)12-1826-06

DOI:10.13342/j.cnki.cjhp.2022.12.014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2,30(12):1826-1831)

Relationship between shame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he chain mediating role of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y and anger emotion

LI Pengyu, JIAO Jiangli, LIU Yi

The Key Laboratory of Mental Development and Learning Science of Xinjiang, School of Psychology,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17,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whether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and anger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ame and aggression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Methods:** Shame scale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s applied on the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and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ng 473 high school students Yangcheng county, Shanxi Province; the relationships of shame,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ger and aggression and the mediated role of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d anger between the sense of shame and aggression were analyzed. **Results:** ① There wer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between shame, negative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y, anger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r=0.50, 0.44, 0.53, 0.35, 0.53, 0.82; P<0.01$). ② Negative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y and anger played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ame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P<0.001$). ③ The negative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y and anger played a chain mediating role between shame and aggression ($P<0.001$). **Conclusion:** High school students with high sense of shame will use negative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y to improve their anger, and then show aggressive behavior.

【Keywords】 Shame;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y; Angry; Aggressive behavior

攻击行为指当个体具有憎恨或者想要伤害他人的情绪或心理状态时,所做出的故意伤害他人的行为或倾向^[1]。“一般攻击模型”认为攻击行为的产生包括 3 个阶段:人格特质和情景输入、个体当前的内部状态、对决策过程以及结果的评估;这一行为涉及人格、环境、唤醒、情感和认知等多种因素^[1]。挫折攻击理论认为攻击是个体面临挫折的一种结果,感受到挫折的个体会表现出伤害性的攻击行为^[2]。近年来逐渐增多的校园暴力和校园欺凌行为是学生群

体中攻击行为的主要表现。

随着校园暴力发生概率的增加,研究者们开始探索引起学生攻击性行为的内在心理因素。有研究者发现,羞耻感可能是引起学生攻击行为的原因之一^[3]。羞耻感是一种自我意识情绪,与个体主观感知到的自卑、无价值、软弱和缺点等有关^[4],是调节个体思想、情绪和行为的心理变量。Gilligan、Elison 等学者调查了羞耻感与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发现,所有形式的暴力都是由于羞耻所引起的;个体的

自我贬低容易导致个体产生羞耻感,而羞耻感反过来导致个体体验到实质性的愤怒,并表现出攻击性的行为^[5-6]。有研究表明高羞耻易感性的大学生更容易出现不成熟的应对方式^[7];而在青少年群体中,羞耻体验往往伴随着愤怒情绪以及攻击行为的产生,这表明具有羞耻倾向的青少年对攻击行为具有更高的易感性水平^[3]。羞耻应对的罗盘理论认为当个体面对羞耻情境时,会将愤怒外化产生攻击他人的行为^[8]。此外,就羞耻感与愤怒之间的关系发现:羞耻是令人难以忍受和痛苦的,以至于个体常常将羞耻转化为愤怒^[9];羞耻和愤怒之间具有单向关系,即羞耻转向愤怒,羞耻感不仅诱导了愤怒倾向也可能导致外化行为的增加^[10]。Novaco 也认为愤怒情绪在暴力行为中占据了重要的角色,可以预测个体的暴力行为,能够激发个体的消极情绪导致暴力行为的产生^[11]。综合以上分析发现,个体的羞耻感可以诱发攻击性行为,而羞耻感易于导致愤怒情绪的产生,个体由于愤怒进而产生攻击行为。综上,本研究得到第一个假设:愤怒情绪能够在羞耻感以及攻击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此外,高频率的使用情绪抑制策略(抑制情绪表达)与青少年羞耻感倾向的增加有关,而情绪调节的效率(对冲动和愤怒的控制、负性情感的下降倾向、正向情感的上升和适当的情绪反应等)与羞耻感倾向呈负相关^[12];高雋对羞耻感个体认知情绪调节方式研究表明,高羞耻感个体倾向于使用自我责备、沉思、灾难化、责备他人等策略,表现出了一种特定消极的情绪调节风格^[13]。这些结果表明对非适应性的情绪调节策略的偏好可能与羞耻倾向有关。错误使用情绪调节策略的青少年更容易出现攻击行为^[14]。不断地自责、自我批评、对自己愤怒、自我意识对羞耻感的影响等现象,为羞耻事件中出现负性自我评价提供了证据^[15]。由于自我表征和自我评价过程被认为是自我意识的主要特征,影响这些特征的情绪调节策略便显得尤为重要。商慧颖^[16]、何珍^[17]、聂力^[18]等人的研究表明,消极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能够增加个体的攻击行为。基于以上分析,从一般攻击模型的视角看,羞耻感倾向个体可能通过不同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来影响自身的内在认知和情感因素,进而影响攻击行为;从挫折攻击理论的视角看,认知情绪调节方式可能通过影响羞耻感倾向个体的消极评价,进而影响攻击行为的产生。综上,本研究得到第二个假设:认知情绪调节策略能够在羞耻感与攻击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再次,Folkman 等人认为认知情绪调节的验证研究应该关注分量表与不同情绪体验之间的关系^[19]。认知情绪调节策略(CERQ)大部分与消极

情绪的研究集中在焦虑、抑郁上,自责、沉思和灾难化始终与抑郁相关,状态焦虑的个体则往往会选择运用这些消极策略^[20]。而同样作为负性情绪的愤怒,却很少有学者进行相关内容的研究。Beck、Defenbacher 等人的研究认为 CERQ 测量的一些特定的应对过程(如灾难化、责备他人、沉思等)理论上与愤怒有关^[21-22]。C Ryan 等人的一项研究表明,通过沉思、灾难化能够预测个体在愤怒情绪体验上的差异,这一发现支持了这些消极策略在愤怒认知理论中的重要性^[22]。Lope、Thurman、Martin、Dahlen 等人也发现,在攻击性愤怒表达中涉及到了灾难化策略,而责备他人、沉思、减少积极重新评价等策略会导致无法有效抑制愤怒,这些发现都与以前关于非理性信念和认知扭曲在愤怒中的作用吻合^[23-24]。作为一种情绪,情绪失调以及情绪调节困难均可能导致愤怒的产生^[25]。情绪调节作为造成和延续心理问题的因素之一,当个体使用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时,更容易产生愤怒情绪。由于愤怒在暴力行为中占据了重要的角色,并且可以预测个体的暴力行为^[11],若本研究假设二,认知情绪调节在羞耻感与攻击行为的中间起中介作用这一假设成立的情况下,愤怒情绪作为情绪调节困难的表现可能在羞耻感与攻击行为之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由此,本研究形成假设三: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愤怒情绪能够在羞耻感与攻击行为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中学生为被试,探讨羞耻感与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验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愤怒情绪所起的中介作用;以及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愤怒情绪能否在羞耻感与攻击行为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从山西省阳城县各选取一所初中与高中,以班级为单位,选取初一、初二、初三、高一、高二学生共 510 人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473 份(92.75%),其中,男生 180 人(38.1%),女生 293 人(61.9%);初一 111 人(23.5%),初二 85 人(18.0%),初三 57 人(12.1%),高一 104 人(22.0%),高二 116 人(24.5%)。

1.2 方法

1.2.1 中学生羞耻感量表 采用亓圣华、张彤、李繁荣等人 2008 年编制的中学生羞耻感量表^[26]。该量表以 Andrews 和 Hunters 以及 Kaufman 等人编制的羞耻感量表为基础,结合我国中学生的发展特点,包含 4 个项目:个性羞耻、行为羞耻、身体羞耻和能力羞耻。采用 likert 4 级评分,1 分表示完全没

有,2 分表示偶尔有点,3 分表示有时有些,4 分表示经常如此。该量表的克伦巴赫 α 信度系数为 0.92。

1.2.2 攻击行为、愤怒测量问卷 刘俊升、周颖、顾文瑜等人对 Buss-Perry 的攻击行为问卷进行了修订,修订后该问卷在青少年群体中信、效度良好^[27]。修订后的问卷共 20 题,包括身体攻击、愤怒、敌意、替代攻击 4 个维度,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量表的重测信度为 0.92,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4。该问卷的克伦巴赫 α 系数为 0.87,愤怒因子的克伦巴赫 α 系数为 0.76。

1.2.3 认知情绪调节问卷 该问卷由 Garnefski 等人编制,有 9 个调节维度^[20]。本文采用朱熊兆等学者翻译汉化的中文版本^[29]。分为积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接受、积极重新关注、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理性分析)和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自我责难、沉思、灾难化、责难他人),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3,效度良好。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克伦巴赫 α 系数为 0.83。

1.2.4 施测过程 采用统一的指导语对调查对象进行集体施测。在施测过程中向被试说明本次施测的注意事项、填写方式以及保密原则,施测持续 20 分钟。

1.3 统计处理

在测验结束后采用 SPSS 26.0 以及 process 插件进行数据处理。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 Hmarman 单因素法验证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结果表明,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18.46%,低于 40%的标准。因此,本研究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威胁。

2.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对主要变量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后发现,各变量呈显著的相关关系,见表 1。因积极认知情绪调节总分与攻击行为相关不显著,因此,研究中仅对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进行讨论。

表 1 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变 量	羞耻感	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	愤怒	攻击行为	$\bar{x} \pm s$
羞耻感	1				48.18±12.01
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	0.50**	1			45.47±8.38
愤怒	0.44**	0.35**	1		11.34±4.28
攻击行为	0.53**	0.53**	0.82**1	1	47.66±12.99

注: ** 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下同

2.3 羞耻感影响攻击行为的链式中介模型检验和分析

传统的因果逐步回归法的前提是自变量和因变量的方程中,回归系数 c 必须显著,但近年来一些学者对主效应必须存在的前提持否定态度^[30]。鉴于传统中介效应检验可能存在的问题会对结果造成影响,本研究采用 Preacher 和 Hayes2004 年提出的 Bootstrap 方法检验中介效应。

2.3.1 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作用 采用 Hayes 编制的 process 中的 Model 4(简单中介模型),控制性别、年级、出生地、是否独生等变量,对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在羞耻感与攻击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羞耻感对攻击行为预测作用显著($B=0.54, t=13.70, P<0.001$),且加入中介变量后,羞耻感对攻击行为的预测作用依然显著($B=0.37, t=8.59, P<0.001$)。羞耻感对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预测作用显著($B=0.51, t=12.46, P<0.001$),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对攻击行为预测作用显著($B=0.35, t=8.17, P<0.001$)。如表 2 所示,羞耻感对攻击行为影响的直接效应以及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95% 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均不包含 0,这表明羞耻感不仅能够预测攻击行为,而且能够通过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作用预测攻击行为。该直接效应(0.37)和中介效应(0.18)分别占总效应(0.54)的 68.52%、33.33%。

表 2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

项 目	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Boot CI 下限	Boot CI 上限	相对效应值
总效应	0.54	0.04	0.47	0.62	
直接效应	0.37	0.04	0.28	0.45	68.52%
中介效应	0.18	0.03	0.13	0.23	33.33%

表 3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

项 目	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Boot CI 下限	Boot CI 上限	相对效应值
总效应	0.54	0.04	0.47	0.62	
直接效应	0.22	0.03	0.16	0.28	40.74%
中介效应	0.32	0.03	0.26	0.38	59.26%

2.3.2 愤怒的中介作用 羞耻感对攻击行为预测作用显著($B=0.54, t=13.68, P<0.001$),当加入中介变量后,羞耻感对攻击行为的预测作用显著($B=0.22, t=7.84, P<0.001$)。羞耻感对愤怒的预测作用显著($B=0.44, t=10.54, P<0.001$),愤怒对攻击行为预测作用显著($B=0.73, t=26.23, P<0.001$)。如表 3 所示,羞耻感对攻击行为影响的直接效应及愤怒的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95% 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均不包含 0,这表明羞耻感不仅能够预测攻击行

为,而且能够通过愤怒的中介作用预测攻击行为。该直接效应(0.22)和中介效应(0.32)分别占总效应(0.54)的 40.74%、59.26%。

2.3.3 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和愤怒的链式中介作用 为了进一步探讨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在羞耻感和攻击行为的中介作用,再次采用 SPSS 软件里的 Process 插件来对模型进行检验。将攻击行为倾向作为因变量,羞耻感作为自变量,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和愤怒作为中介变量,将性别、年级、出生地、是否独生作为控制变量,运用 Bootstrap 法,设置重复抽样 5000 次,95%的置信区间,采用模型 6,通过 process 运算之后,可以得到每条路径的效应值、置信区间以及每条路径的标准化系数,见表 4。

表 4 链式中介效应分析

路 径	中介效应	占总效应比例	95 置信区间	
			Boot CI 下限	Boot CI 上限
羞耻感→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攻击行为	0.11	27.83%	0.08	0.14
羞耻感→愤怒→攻击行为	0.24	58.54%	0.18	0.31
羞耻感→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愤怒→攻击行为	0.06	14.63%	0.03	0.10
总中介效应	0.41	100%	0.35	0.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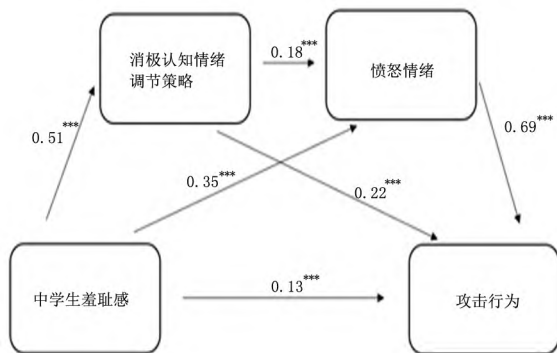


图 1 中学生羞耻感、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愤怒、攻击性行为的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3 讨 论

本研究以中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羞耻感与攻击行为的关系,以及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和愤怒在两者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

3.1 愤怒在羞耻感和攻击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通过对羞耻感、愤怒、攻击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后发现,羞耻感除了可以直接预测个体的攻击行为之外,还可以通过愤怒这一中介变量来影响个体的攻击行为。这一结果与以往杨坤^[30]、梁静^[31]的研究结果相同;Elison 等^[6]认为,正因为有了羞耻感受才会产生愤怒情绪。也就是说,当个体体验到羞耻感这一负性情绪时,为了缓解该负性情绪所带来的痛苦体验,个体可能会因此而激发出激烈的愤怒情绪,从而表现出各种攻击性的防御行为来缓解自身面临的痛苦体验。基于一般攻击模型的

总中介效应的值 0.41 为 3 条路径的效应值相加的和,置信区间不包含 0(95%CI=0.35,0.49)。从羞耻感通过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通过攻击行为的效应值为 0.11,占总中介效应的 27.83%,由于其置信区间不包含 0(95%CI=0.08,0.14),因此该路径的中介效应显著;羞耻感通过愤怒到攻击行为的效应值为 0.24,占总中介效应的 58.54%,由于其置信区间不包含 0(95%CI=0.18,0.31),因此该路径的中介效应显著;羞耻感通过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和愤怒到攻击行为的效应值为 0.06,占总中介效应的 14.63%,由于其置信区间不包含 0(95%CI=0.03,0.10),因此该路径的中介效应显著。综上所述得出链式中介效应如图 1 所示。

观点,个体因为负性事件体验到羞耻感,羞耻感会使个体产生痛苦的感受,这种感受类似于身体上的疼痛;为了有效应对这种痛苦的感受,具有羞耻感的个体常常利用愤怒情绪作为一种资源来克服由羞耻引发的痛苦,以便重新获得主体感和控制感^[6,32-33]。

3.2 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在羞耻感和攻击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的第二个模型验证了羞耻感、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和攻击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羞耻感不仅可以直接预测个体的攻击行为,消极的情绪认知调节策略也可以引发攻击性的行为。高易羞耻倾向的个体将羞耻归因于自身的、稳定的、不可控的原因,进而产生痛苦、难堪、耻辱等一系列的负性羞耻感受^[34]。这种羞耻感是痛苦的,对个体的自我价值感与效能感有明显的威胁^[30];具有羞耻感的个体会认为自己的自我形象和社会形象受到了损伤^[35],痛苦的不适感会引发对他人的愤怒,这种痛苦与身体痛苦相似,而遭受身体疼痛的个体对他人的有更多的愤怒^[36]。当羞耻感个体选择运用消极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时,不仅不会减轻自身的痛苦感受,还会加剧对自己的怀疑,使个体更加沉溺于这种消极的负性情绪之中,充斥着大量自卑、无助的不合理信念,增加这种痛苦的体验和愤怒的情绪。导致了个体通过攻击行为来缓解自己的痛苦感与羞耻感,以便重新获得自身的控制感与主体感^[35]。依据于一般攻击模型,个体的内在状态与攻击行为的关系密切,认知、情感、生理、心理等各项因素均可能导

致个体表现出不同形式的攻击行为。当个人因素与外界的环境因素输入时,个体会对输入的信息进行相应的认知加工,当激活个体的内在状态时,最终的攻击行为也会随之产生。因此,对于羞耻感个体而言,当他们使用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时,不仅不会降低个体的愤怒情绪,还会增加个体的愤怒情绪和关于自我的消极认知,产生恶性循环。而从挫折攻击理论出发,当羞耻感个体使用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时,产生过于消极的自我评价,纠结于各类负性情绪和非理性的想法,感到自责、后悔、无能为力等一系列的消极感受,而这些会导致个体体会到强烈的挫败感,最终诱发个体产生攻击行为来减少自己所产生的挫败感。

3.3 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和愤怒的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和愤怒情绪能够在中学生的羞耻感与攻击行为之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验证了本研究的第 3 个假设。通过上述分析也发现,从一般攻击模型出发,具有羞耻感的个体在面对负性事件时,会体验到痛苦感、感受到自责与无助,这种痛苦感与身体痛苦是一致的,而当他们使用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时,会产生一系列非理性的信念,这些信念会加重个体对自我的消极认知,导致个体加深痛苦的感受,并进一步产生愤怒情绪,逐渐形成了心理上的恶性循环;加之,愤怒情绪往往能够诱发个体表现出攻击行为。由此分析可以看出,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和愤怒情绪在个体羞耻感和攻击行为之间起到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对羞耻感、攻击行为、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三者的关系进行探讨,发现中学生的羞耻感、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均能显著预测愤怒情绪以及攻击行为;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愤怒情绪在中学生羞耻感与攻击行为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这一研究结果有利于进一步明确羞耻感中学生攻击行为产生的心理机制,扩展羞耻感以及攻击行为的理论内涵。同时,从积极心理干预的角度出发,有利于采取具体措施加以积极引导,减少攻击行为、校园欺凌等负性事件的产生。

参考文献

- [1] Anderson C A, Bushman B J. Human aggression[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2, 53(1): 27-39
- [2] Berkowitz L. Frustration - aggression hypothesis: Examination and reformulation[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9, 106(1): 59-73
- [3] Lim H E, Han S Y. The influences of covert narcissism on displaced aggression in late childhood: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internalized shame and rejection sensitivity[J]. Korean Journal of Child Studies, 2016, 37(4): 129-143
- [4] Tangney J P, Dearing R L, Gamble D. Shame and guilt[J]. Journal of Forensic Psychiatry & Psychology, 2004, 14: 669-674
- [5] Gilligan J. Exploring shame in special settings: A psychotherapeutic study[M]. // In C Cordess & M Cox (Eds.), Forensic psychotherapy: Crime, psychodynamics and the offender patient. Mainly practice. London, England: 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s, Ltd, 1996: 475-489
- [6] Elison J, Garofalo C, Velotti P. Shame and aggression: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J].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2014, 19(4): 447-453
- [7] 汪启荣, 安莉娟. 大学生应对方式对羞耻感与抑郁的中介作用研究[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2, 20(9): 1416-1418
- [8] Nathanson D L. Shame and pride: Affect, sex, and the birth of the self[M]. New York: Norton, 1992: 120-125
- [9] Engel B. Healing your emotional self: A powerful program to help you raise your self-esteem, quiet your inner critic, and overcome your shame[M]. New Jersey: Wiley, 2007
- [10] Heaven P C L, Ciarrochi J, Leeson P. Parental styles and religious values among teenagers: A 3-year prospective analysis[J]. The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Theory on Human Development, 2010, 171: 93-99
- [11] Novaco R W. Remediating anger and aggression with violent offenders[J]. Legal & Criminological Psychology, 2011, 2(1): 77-88
- [12] Hughes E K, Gullone E, Watson S D. Emotional functioning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elevated depressive symptoms[J]. Journal of Psychopathology & Behavioral Assessment, 2011, 33(3): 335-345
- [13] 高隽, 钱铭怡, 王文余. 羞耻和一般负性情绪的认知调节策略[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1, 19(6): 807-809+860
- [14] 夏锡梅, 侯川美. 儿童攻击行为的情绪调节及神经机制[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9, 27(7): 1109-1115
- [15] Harman R, D Lee. The role of shame and self-critical thinking in the development and maintenance of current threat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J]. Clinical Psychology & Psychotherapy, 2010, 17(1): 13-24
- [16] 商慧颖. 生活事件、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对高中生攻击性行为的影响及干预方案设计[D]. 天津: 天津师范大学, 2012
- [17] 何珍, 陈昱翀, 黎月清. 社会支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对初中生攻击性行为的影响[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7, 25(4): 532-536
- [18] 聂力. 公正世界信念对大学生攻击性行为的影响: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D]. 南昌: 江西师范大学, 2018
- [19] Folkman S, & Moskowitz J T. Coping: Pitfalls and promise[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4, 55(1): 745-774
- [20] Garnefski N, Kommer V D, TK,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d emotional problems: Comparison between a clinical and a non-clinical sample[J].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010, 16(5): 403-420
- [21] Deffenbacher J L, Beck A T. Prisoners of hate: The cognitive basis of anger, hostility and violence[J]. Politics & the Life Sciences, 2000, 19(2): 368-122
- [22] Beck A T. Prisoners of hate: The cognitive basis of anger, hostility, and violence[M]. New York, NY: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02
- [23] Lopez F G, Thurman C W. A cognitive-behavioral investigation of anger among college students[J]. Cognitive Therapy & Research, 1986, 10(2): 245-256
- [24] Martin R C, Dahlen E R. Irrational beliefs and the experience and

• 论 著 • (儿童青少年心理)

当代医学院校大学生手机成瘾流行现状、
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李晓东^① 龙苏兰^{②△}①南昌医学院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330052 E-mail:lixiaodong197007@163.com ②南昌医学院护理学院 △通信作者
E-mail:ls119820929@163.com

*基金项目:2017 年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编号:17GL20)

【摘要】目的:探究当代医学院校大学生手机成瘾流行现状、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整群分层抽样方式抽取 2021 年 9—10 月某医学院 1454 名本科学生为研究对象,使用一般情况调查、手机成瘾性指数量表、大学生自我控制量表(SCS)修订版、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筛查量表及行为量表进行现场问卷调查,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单因素及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统计分析。结果:44.70%大学生(成瘾组 650 名)MPAI 评分 ≥ 51 分,55.30%(正常组 804 名)MPAI 评分 < 51 分;两组在 SCS 评分冲动控制维度及总分比较差异显著($P < 0.05$);成瘾组心理健康状态 1~3 级风险累计比例为 70.15%显著高于正常组的 49.50%($P < 0.05$);男性(OR=5.581,95%CI=2.286~13.626)、单身(OR=37.326,95%CI=14.919~93.387)、低年级(OR=547.447,95%CI=154.188~1943.718)、久坐(OR=4416.312,95%CI=1202.242~16222.874)均是影响医学院校学生手机成瘾的独立危险因素;SCS(OR=0.559,95%CI=0.477~0.656)、经常运动(OR=0.029,95%CI=0.017~0.049)、作息规律(OR=0.044,95%CI=0.021~0.090)、正面信息(OR=0.234,95%CI=0.100~0.546)均为保护因素。结论:当前医学院校大学生手机成瘾与心理健康及自我控制能力密切相关。可通过加强体育运动,积极获取正面信息,提高自我控制能力,促进降低手机成瘾性及心理健康风险等级。

【关键词】医学院校大学生;手机成瘾;心理健康;健康教育

中图分类号:R39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811(2022)12—1831—05

DOI:10.13342/j.cnki.cjhp.2022.12.015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2,30(12):1831—1835)

Research on the prevalence, mental health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mong medical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LI Xiaodong, LONG Sul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nd Management, Nanchang Medical College, Nanchang 330052, China

expression of anger[J]. Journal of Rational-Emotive and Cognitive-Behavior Therapy, 2004, 22(1): 3-20

[25] Lotfali S, Moradi A, Ekhtiari H.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emotion regulation training in anger management and emotional regulation difficulties in adolescents [J]. Modern Applied Science, 2016, 11(1): 114-114

[26] 亓圣华, 张彤, 李繁荣, 等. 中学生羞耻感量表的编制[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8, 16(6): 599-601+604

[27] 刘俊升, 周颖, 顾文瑜. Buss-Perry 攻击性量表在青少年中的初步修订[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9, 17(4): 449-451

[28] 朱熊兆, 罗伏生, 姚树桥, 等. 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CERQ-C)的信效度研究[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7, 16(2): 121-124+131

[29] Mackinnon D P, Krull J L, Lockwood C M. Equivalence of the mediation, confounding and suppression effect [J]. Prevention Science, 2000, 1(4): 173-181

[30] 杨坤, 刘勇. 中学生故意愤怒在羞耻倾向和攻击行为间的中介作用[J]. 中国学校卫生, 2017, 38(6): 879-881+884

[31] 梁静, 张耀华. 青少年羞耻易感性与攻击行为的关系: 责备外化,

敌意和愤怒的中介作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0, 28(4): 840-845

[32] Graham J E, Lobel M, Glass P, et al. Effects of written anger expression in chronic pain patients: Making meaning from pain [J]. J Behav Med, 2008, 31(3): 201-212

[33] Miller S. The Shame Experience [M]. The Analytic Press/Taylor & Francis, 1993

[34] Tracy J L, Robins R W. Putting the self into self-conscious emotions: A theoretical model [J]. Psychol Inquiry, 2004, 15(2): 103-125

[35] Gausel N, Leach C W. Concern for self-image and social image in the management of moral failure: Rethinking shame [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11, 41(4): 468-478

[36] Carson J W, Keefe F J, Goli V, et al. Forgiveness and chronic low back pain: A preliminary study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of forgiveness to pain, anger,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J]. Journal of Pain, 2005, 6(2): 84-91

(收稿日期: 2022-09-07)